

双曲清唱材料

第一輯

翻身記

曲 艺



中国戏剧出版社

翻身記（說書）

韓起祥

右派分子真可恨，
顛倒黑白欺騙人，
造謠說：“新社会不如旧社会”。
张牙舞爪要反人民。
气的我心头如火烧，
站不定来坐不稳，
弹起三弦駁右派，
把我的身世唱給大家听。
乡亲们听罢想一想，
大是大非要認清。
我老家在陕北横山县，
离城百里韓家园子村。
三輩子都是攬工汉，
祖祖輩輩受苦辛。
我爷爷給地主攬工把腰压坏，
我父亲九岁攬工累断筋，
我大哥下窑掏黑炭，
四哥从小卖給人，
三哥出家当和尚，
二哥攬了十五年工。
攬工汉生活象牛馬，
地主家輩吃坐穿享华荣。

地主家堂屋瓦房紅漆門，
滿堂家具耀眼明，
冬穿皮襖夏穿紗，
炕上是鋪着七层盖八层。
我們家住的房子开窟窿，
鋪着炕皮盖窟頂，
黃蒿捆子把門堵，
风扫院子月点灯。
地主家早起吃饅餚午糕，
到晚上拿起切面刀，
烙烙餅、炒雞蛋，
羊肉丸子細粉条。
我們家十口人只有四个碗，
吃的粥能照見人影。
冬天吃粗糠窩窩搽榆皮，
到夏天树叶野菜当飯用。
青黄不接鬧春荒，
哀告地主借米粮，
春天借上一斗米，
到秋天本利就是驢打滾，
本滾本来利滾利，
祖老三輩也还不清，
帳債叠的象竈蛋窩，
逼帳的財主踢塌門。
穷汉短不下富汉錢，
傾家蕩产把帳还。

我們家沒有房米沒有地，
就只好將人折價去攬長工。
攬工苦、攬工勞，
災難不斷禍重重。
我三歲得了天花病，
我父親傷寒大病纏在身。
每日里粗糠野菜難得飽，
那里有錢請醫生。
我父親四十三歲就病死，
我兩眼生花失了明。
死了一個勞動漢，
添了一個瞎眼童。
我母親苦撐苦熬往前過，
每日里眼淚洗臉過光陰。
不得已，我八歲給地主家里去推磨，
混一口剩飯把飢充。
可憐我，穿的褲子象蠶籠咀，
棉襖上補釘落補釘。
光腳片子走冷地，
頭上遮簷子搭拉一條破手巾。
抱住磨棍团团轉，
象一匹瞎馬在磨道行。
有一天，從晌午推到天黃昏，
餓的我，腰疼腿酸頭發暈，
我哀求地主婆娘給飯吃，
她指着我的頭腦發雷霆。

她說是：“我們家正办喜事待亲友，
来了些三亲六故好宾朋，
你这样三分象人七分鬼，
出头露面太丢人。”
連說帶罵赶我走，
她說我，冲了她們的吉利扑宅神。
吓的我，围着磨道找不到路，
又摸窗戶又撞門。
地主家娃娃心毒恨，
路上設下絆脚繩，
摔的我鼻口出血滿臉腫，
他們拍手笑的一洼聲。
老母亲把我攬懷內，
哭一聲：“我可怜的儿子苦命人，
倒不如早死免受罪，
也免得儿有灾难母揪心。”
从此后，不讓我給地主去推磨，
在家里瞎瞎摸摸幫母亲。
我母亲在家卖豆腐，
我幫她，挑水、推磨、端漿盆。
母子們，牙縫儿里剔食苦积攒，
积攒了五块大龙洋。
我母亲托人給我找老师，
讓我拜师学艺好謀生。
那一年我才十三岁，
老母亲囑咐的言語記的清。

母亲說：“这五块龙洋是血汗錢，
也是咱母子的穷命根。
你爭气，学会說書能顧住咀，
为娘的，死了閉眼也放了心。”
因此上，老师打罵我都忍受，
每日里，勤学苦练很用心。
十四岁，我刚刚說書能掙錢，
那一年，陝北跌下大年成。
針扎小米数着卖，
十家九戶都断米粮。
有錢的放帐买地发横財，
穷人穷上加十分。
有錢的猪肉白面家常飯，
穷人餓的发迷昏。
我們一家人餓的象一滩泥，
立不住来站不稳。
常言說：老虎瘦了奔山林，
人到为难探亲亲。
我到姑母家里去轉借，
我姑母三天沒把烟火生；
路上碰見我姐姐，
她要卖我亲外甥；
我又走到我舅家，
他五谷断种吃草根；
我去看两个姨家怎么样？
他一家餓的正发昏。

无奈何去求地主韓尙高，
哀求他借我米二升。
他說是：“韓家戶里數你窮，
你沒有保人可不行。”
我說道：“大叔呀！我半壠薄地都沒有，
等到那轉過年成補恩情。”
他鼻子一哼冷冷笑，
“餓死你，叫誰補報我的恩？”
說罷話，轉身就把門关上，
我說的再好他不听。
我哭着路過他家苜蓿地，
苜蓿的清香真饒人。
我剛剛揪了他一把苜蓿草，
不好了，他兒子要帳往回行。
一把把我拉出苜蓿地，
手拿皮鞭往我身上掄。
一邊打來一邊罵，
“你这个瞎子怎能比畜牲？
驢馬吃草能下地，
你吃苜蓿有什麼用？
我就地滾來，他追着打，
追趕了半里多路才放鬆。
我渾身是傷回到家，
一家人齊哭亂叫一洼聲，
原來是县政府派來狗腿子，
派糧派款逼窮人。

老母亲千难万难没办法，
只有狠心卖亲人，
把妹妹送到卖人市，
人市上哭声好悽惶：
妻哭夫来夫哭妻，
恩爱的夫妻活分离；
娘哭女来女哭娘，
好象是刀子剜心摘肝腸。
我妹妹那年十一岁，
才能換得三升米。
把妹妹交给入販子，
我妹妹抱着娘腿不放松，
人販子又是推来又是搯，
把妹妹推到大草中，
我母亲拿着卖女的錢，
吃飯如同吃黃連。
就这样，黃湯冷水过到四月底，
树皮吃尽草絕根。
滿村的榆树都剥了皮，
柳树成了光棍棍。
家家户户要逃荒，
各自逃生离家門。
我們一家都失散，
西的西来东的东。
就丢下我瞎子看不見路，
盘盘算算活不成。

思前想后死了好，
也免得活活受罪折磨人。
哭一声卖到山西的亲妹妹，
又哭声为儿受罪的老母亲，
再哭声父亲和哥哥，
哥哥啊！我今生再难见你们。
我哭了一阵要寻死，
忽听得，看家的白狗饿得乱哼哼。
我摸着白狗流下泪，
想不到白狗看尸守我的魂。
弯转回家把门闭，
一根绳子挽空中，
摸着绳套我上了吊，
呼呼悠悠走了魂。
风吹房檐呜呜响，
破咀老鸱乱嘶声，
白狗扒门直叫唤，
惊动庄上好多的人。
有钱的看见唾唾沫，
屁股一扭就关门，
大门口点上一堆大烟火，
怕我的穷魂扑他们。
穷人和穷人心连心，
来了个揽工受苦的苏相成，
他闻听我上吊双泪流，
一脚蹬开两扇门。

割断繩套放下我，
又扶腰来又揉胸。
我猛然吐了两口血，
醒过来把他怨几声，
“誰叫你来把我救，
到明天我还是活不成。
想要逃荒我没有眼，
老兄呀！你今天救我是枉費心。”
苏相成一边哭来一边劝，
他劝我随他山西投亲朋。
吃喝盘費他轉借。
他情愿做我瞎子的引路人。
商量停当起身走，
我收拾行李倒是很省心，
背上我的要飯袋，
一根竹馬拿手中。
抱着半个破瓢一个碗，
跟随相成去逃生。
几天走到黄河边上，
逃荒的苦处說不完。
有錢的人儿坐新船，
我們沒錢坐烂船，
走到河心被浪打翻，
淹死穷人一百三。
我們两人抱着一块破船板，
浮了四十里路才靠上岸。

一路要飯吃不飽，
一尺腸子餓成五寸半。
山西嵐城落了腳，
我到处說書帶把卦算。
有一天，我算命到千庄，
嗚嗚的笛子聲吹的好悽慘。
有一個老婆叫我把卦算。
我摸索着走進她家院，
還沒有顧得腳站定，
有一個女子抱着我的雙腿倒在腳邊。
嚎啕痛哭把五哥叫，
原來是賣去的妹妹在眼前。
人販子把俺賣到千里外，
那想到今天又見面。
她哭得昏迷過去又醒過來，
我哭得兩眼酸疼淚流干。
第二年陝北年成好，
我一心回家看望哥哥和母親。
到千庄辭別我妹妹，
她拉住我的兩手不放鬆。
頭一天送我走了二十里，
不忍分手又轉回程；
第二天把我送了三十里，
她滿眼流淚不起身，
我又把俺送回去，
手足難舍難離分。

不得已我把心拿硬，
第三天天还未亮我偷起身。
九月十三我到了家，
見了哥哥和母亲。
喜的是我們一家重团圆，
悲的是我可怜的妹妹卖给了人，
可怜从此就再也沒見面，
到后来，日本鬼子杀了他们一家人。
说到这里我不忍講，
回書再說我个人。
陕北的年成虽然好，
穷人还是受苦穷。
我說書把舌头磨成錘尖尖，
指头磨成了光片片，
每天累的喉嚨疼，
还是半飢半飽渡蜚生。
风天跑、雪地奔，
賺的錢都被官府勒索清。
每月捐稅三元整，
欠了捐稅了不成。
有一月我沒錢交捐稅，
不好了，惹下了一件大事情，
官府勾結的軍隊，
把我繩捆索綁进县城，
又打又罵逼不出錢，
他們說我說書造謠欺騙人。

存心把我送死地，
說我暗地通紅軍，
多亏了旁亲戚們把我幫，
交了罰款才出牢門。
想紅軍，盼紅軍，
我彈上三弦唱紅軍。
橫山县无法无天难存身，
四〇年，我夜走延安找紅軍。
延安、橫山隔架山，
兩下里天地不一般，
解放区人民生活好，
共产党領導穷人翻了身。
不愁吃來不愁穿，
学习生产都起勁。
我双目失明不能种地，
边区政府对我更关心，
指定干部幫助我，
幫助我学习文化和理論。
我把听到的新人新事講出来，
同志們帮我記錄編書文：
先編个《刘巧团圆》到处唱，
又編个夜走南路的《王丕勤》，
再編个《宜川大胜利》，
歌頌咱人民解放軍。
我編新書到处唱，
唱給工人和农民，

組織慰問上前綫，
慰問咱人民解放軍。
群眾們听了新書很高兴，
待我好象亲兄弟。
从此后，艺人再不受欺負，
双瞎眼变成有用的人。
有一天，我參加晚会去說書，
听說是中央首长也來听，
我弹起三弦把書唱，
今天唱的分外有精神。
說完了書正休息，
有个人拍我的肩膀喊我的名，
有人說：这是毛主席！
我慌忙伸出双手站起身，
主席紧紧握住我的手，
感动得我滿眼流泪吭不出声。
恨不能当时睜开眼，
看一看救苦救难的太恩人。
主席問了我的生活又問学习，
勉励我多多歌唱工农兵。
人人都說亲娘亲，
他比亲娘亲十分。
四九年全国解放了，
政府对盲人更关心，
又給錢来又派人，
給我們盲人教本領。

成立了盲人福利会，
他是我們盲人的指路灯，
教給我每天学盲文，
盲文月刊我能說清。
能写文章能写信，
瞎子变成有眼的人。
我参加了全国文代会，
怀仁堂里听报告，
开完会，毛主席接見了大会代表，
看見我就喊起我的名，
他老人家国家大事有千千万，
还能記住我这瞎眼的人。
我去了故宫万寿山，
游了天坛和天安門。
我手摸着那玉石栏杆想起过去，
想起来我推过的石磨盘，
要不是共产党领导穷人翻了身，
瞎子那能游皇宫？
共产党，象母亲，
給穷人的恩情說不尽。
我大哥走出了掏炭窑；
我三哥不当和尚务庄农；
我二哥日子过得好，
喂猪、喂羊鷄成群；
我四哥生产劳动的劲头大，
現如今，他是农业社的社主任；

我儿子当了营业员，
儿媳劳动生产挣工分。
我有两个小孙孙，
跳的跳来蹦的蹦。
身上穿的海军服；
每日里又学唱歌又操兵。
象这样的生活多幸福，
我觉着越活越年轻，
看我的模样那里象是四十四，
简直是象个年轻的小后生。
我说的不止是我自己，
穷人的身世一般同，
吃一口黄连吃一口糖，
苦尽甘来咱们自己尝，
旧社会的日子比黄连苦，
新社会的生活甜如糖，
右派分子黑心肠，
到处造谣攻击党，
青蛇挡不了火车的路，
哈巴狗怎能吞太阳！

——完

偵 察 兵（山东快書）

声 远 作

閑言碎語不要講，
鋼板一打就開腔：
這一天太陽落山黑了天，
滿天的星星沒月亮，
碼頭上開出一只白帆船，
船上帶的是漁鈎、漁綫和捕魚網；
別看他打魚的工具很齊全，
他們是不下纜鈎不拉網。
（白）“哎！帶着漁網不打魚，這不是聾子耳朵
成了擺設了嗎？
哪有这样的船老大？”
你要問船老大是哪一位？
他是福建前綫三〇二部王排長。
王排長是个大个子，
說話滿口山東腔，
穿了一身布褂子，
前胸臆，后脊梁，
補釘落補釘，光破布補了两丈長……
“哎！你不了解情況別亂說，
部隊建設正規化，
正規兵哪有這個樣？”
雖然是正規部隊的正規兵，
他們是經常不穿正規裝，